



每位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题名(和作者)：
新的意大利编目规则 (REICATA)

阿尔伯特·彼得鲁齐亚尼
(Alberto Petrucciani)

中文翻译：王璐（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or: WANG Lu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Meeting:

107. Cataloguing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23-27 August 2009, Milan, Italy

<http://www.ifla.org/annual-conference/ifla75/index.htm>

读者也许明确他所需要的作品；但是他不可能了解关于这一作品不同版本的所有特点，读者有权利从目录中获取这一信息。

潘尼兹 (1849) [1]

新的意大利编目规则(*Regole italiane di catalogazione, REICAT*) 于 2009 年 6 月发布[2,3]，它将取代发布于 1979 年[4]以 1961 年巴黎会议通过的《原则声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意大利编目规则》(*Regole italiane di catalogazione per autore*)。

新的规则基于三十多年来国家和国际范围的发展和经验，充分考虑编目环境和现有技术的巨大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 90 年代联机目录的发展，表现在通过互联网联机目录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使用。具备关键词搜索功能的 OPAC 使用户检索特定已知文献变得更为容易。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匹配的关键词搜索可能会失败，比如新规则屡次提到的拼写差异。

但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也许是日益庞大的书目。早先联机目录只包括最新的

馆藏,随着近几十年新出版物和文献、回溯项目和图书馆馆际合作和网络的发展,书目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

意大利图书馆服务网络, SBN (Servizio Bibliotecario Nazionale), 现包括 3700 个图书馆, 他们被归类为 69 个网络结点, 拥有超过 9 百万条题名款目(4 千 3 百万个场所)和 3 百万条名称规范记录的目录, 以及一些专业数据库。此外, SBN 网络以外的图书馆现在都加入了一些规模较 SBN 小的网络(区域网络, 省级网络或者城域网, 高校图书馆系统等等)。因此, 个人编制或者管理、馆藏局限于某一图书馆的单个图书馆目录, 这种旧的图书馆运作模式实际上正在消失中。

新规则旨在满足大规模合作编目的需要, 以数十、上百甚至上千个图书馆员输入最新数据、修改或者丰富已存在记录这种合作编目实践为基础。

如今, OPAC 不仅庞大, 而且越来越“密集”, 比如一些重要著作被大量不同的版本(有时从几个世纪前), 发行和再版(内容未改变或者改变了的)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视听产品通常以各种格式和载体发行(比如电影以磁带和 DVD 以及新的数字媒体诸如蓝光盘、单面双层光盘等发行), 这些格式的视听产品具有更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内容(电影加长版或者导演剪辑版、幕后花絮等), 视听产品还以各种商业软件包形式发行。在意大利, 相当多的书籍和光盘特别版会以低廉的价格与报纸和杂志配套销售。图书馆其他类型资料通常是印刷本和联机版本, 有时是 CD-ROM 版本。单个图书馆通常只购买一种或者少数几种版本, 因此同一作品的多种载体表现形式在某一图书馆内的关联并不密切, 但是在类似 SBN 这种大型图书馆网络中, 同一作品的多种载体表现形式至少在参与该网络的图书馆中几乎全部被呈现和记录。所以所谓“多产作家”这个问题过去只限于优秀文学作品作者(例如圣经), 现在已大大增加, 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愈演愈烈。

正如我们将看到, 新规则围绕作品本身, 其目标是确定目录中的所有作品(现在大约上百万)和记录所有相关责任(即作品知识责任, 不包括与特定内容表达或载体表现形式相关的责任)。这一目标, 迄今为止尚未达到, 甚至没有完全被讨论透彻。

FRBR 研究报告使我们现在习惯于在不同层次区分属性和关系(层次与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册有关)。

然而，在 80 年代初期，SBN 书目数据库设想之初，“规范”题名记录(作品统一题名和他们的不同形式)是与书目记录相提并论的，而不属于个人、团体之类的“名称规范记录”这个范畴下。这与 MARC 格式的通常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SBN 书目数据库中的“规范”题名包括了书目记录通常具备的全部关系(类似于 UNIMARC 7 字段-知识责任块)，用于记录主要责任者、合著者或者次要责任者。

到目前为止，在 SBN 数据库中，责任关系通常分别记录在每一载体表现的作品记录和书目记录中。然而，责任关系可以在作品层次一次性被记录；关系将在载体表现层次被继承。这在一些 OPAC 界面已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这比在载体表现层次上记录作品关系(即在书目记录层次上)来得方便得多。例如，对于所有版本的《神曲》来说，但丁·阿利吉耶里作为其作者是一劳永逸的，不需要在每一个版本下重复记录；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比约·卡萨雷斯是《刀疤》的合著者，其最初以合作笔名 H. Bustos Domecq 出版，有的版本甚至以博尔赫斯作为主要作者。此外，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比如费里尼的 81/2，责任者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剧本合著者(著名作家 Ennio Flaiano，图里奥·佩尼利和 Brunello Rondi)，电影主角(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歌迪亚·卡汀娜和阿努克·阿蜜)和电影原声带作曲者(尼诺·罗塔)，这些全部都在作品层次被记录。相反，用传统的方法，编目员必须不仅记录每个 DVD 版本电影(作为一部作品)的统一(经过规范的)题名，还要为超过半数的 DVD 根据光盘标签或者包装上显著出现的名字添加条目。显然，这些个人(或者团体)与电影的联系都是一劳永逸的，而出现与某一载体表现唯一相关的责任(例如，只出现在 DVD 附加材料上的个人)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

这种做法正确反映了作品层次上的责任关系，且不能将其与作品题名和单独或者第一作者标目合并(即所谓的名称/题名标目)混为一谈。意大利不采用这种处理方法，有两个主要原因：

- 1) “粘贴”名称和题名既不合逻辑也不实际，因为其结果不是一个题名单元也不是名称单元，而是一种“半人马座”，不适合有效检索、排序和显示(例如作者或者题名列表)，

2) 这种做法只考虑到“主要款目”标目，而忽略了对合著者或者合作者，导演，编辑等的记录(根据巴黎原则和意大利传统，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人不应该被考虑)。

关系的记录对于作品识别是有必要的，因为题名不能绝对确定作品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只与作者名字有关。例如，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罗马史》、《生物化学手册》等)的描述性题名，若干虚构文学作品题名(例如《伊娃》)，音乐作品题名(《第一交响曲》等)。处理这些同名的不幸情况在理论上多少有些棘手与不切实际。最切实可行和自然的方法是记录主要责任者，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建立题名与作者标目的自动链接(例如在题名列表里)，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然而，作品题名和主要责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粘贴”的)是识别一部作品的最有效途径，建立该关系也有助于将作品准确和毫不含糊的介绍给读者，在作品层次上记录作品的所有责任有更多的优势。这种“作品包”包括分类号和主题词(UNIMARC 6—主题分析块)以及其他用于记录选择的数据单元(例如UNIMARC1—块的某些字段)。新规则围绕作品，包括同样作品不同内容表达方面细则的修改，但是新规则文字没有紧紧追随FRBR的定义和术语。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已经指出[5-7]。

规则将作品定义为知识或艺术的创作，其用文字(或其他类型符号)或者一个实物表达出来，即设想和组成或实现某物，使它们通过一个或多个公开出版物来实现(或者列入目录的未公开发表的文献)，通常伴随着较小或者较大的改动。

规则通过对统一题名细则的增加，为作品内容表达制定了规则(例如，音乐作品，译著，音乐或者戏剧作品表演规则的修改)。但是，关于识别某一作品内容表达的细则还未列入规则并将纳入未来发展考虑范畴。

新规则REICAT有自己的结构。它的三个主要部分对应广泛划分编目三个阶段或者步骤：公开出版物的著录，作品识别和责任者(个人或者团体)记录。同时，这三个阶段与传统理论中卡特(Cutter)、鲁贝茨基(Lubetzky)和多马诺夫斯基(Domanovszky)编目三大功能的经典定义相呼应(关注具体文献，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和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

修订委员会在理清总体结构和章节划分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详细的章节标题和说明文字及系统段落编码体系和段落之间的详细的相互参见的出现使编

目员在初读规则后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新规则开篇，最初章(0:导言)介绍了编目功能的定义以及规则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外的重要概念和草图的定义。

第一部分(部分 I，书目著录和复制特定信息)介绍了有关 ISBD 的详细规定。严格的著录性规定，以综合指南为先导，基本规定包括描述什么、怎样描述：这些基本规定通常比较难以理解或者容易被质疑，也许还会导致前后矛盾。这样的问题包括连续出版物、丛编和多部分出版物的区分，以及多样载体表现(重印、多卷期、不同格式等)的处理方式，多部分专著和连续出版物的题名变化(第一章)。细则关注于数据转录，数据转录经常引起因为题名页、封面等图解花哨而导致的困惑(第二章)，著录主要信息源的选择(第三章)经常含糊不清，尤其在碰到著录非印刷型资料的情况下(如音频、录像和数字资源)。

著录规则覆盖了图书馆藏有的所有类型文献，从手工印刷图书到远程电子资源，以及新的数字载体和格式(不涉及儿童读物或者灰色文献)。尽可能地避免特殊规定、例外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简称使用频率骤降(知名和频繁使用)，一致采用国际单位标识(在编目规则里并不常见)。著录性信息和附注本着为用户提供清晰完整信息而修订(如，停刊的连续出版物，多重日期的单册，特殊类型的插图)，并使用通俗的语言，避免图书馆专用术语。

有两个章节，之前未包括在编目规则内，致力于非公开出版文献(如：原稿、手稿、未公开出版复制品)编目规则的讨论，大多数图书馆有时希望通则能将非公开出版文献编目规则囊括在内(第六章)，还致力于特殊复制文献(手头复本特有信息)编目规则的讨论(第七章)。后者是当前与学者最大利益相关的领域，需要与书目著录清楚地剥离开来进行综合处理(不能与“附注”这个属于书目著录本身的概念混为一谈)。

最具创新性是第二部分：*作品与内容表达*。这个部分第一次包括识别(通过统一题名的作用和在有需求情况下修饰符的作用，第九章)已编目的出版物的*所有作品*的细则：是否有作者，文本或者非文本，经典或者现代，代表一个或者几个内容表达和/或载体表现。

实际上，我们早已习惯在编目时确定*所有的*个人和团体责任者(虽然在一个书目记录中他们大多数只出现一次)，这样的方法被应用于*所有的*作品。这种方

法表面上需要一些数据复制，但是我们期望在题名作为检索点(被控制的)和书目著录(包括作为第一单元的主要题名和一些其他题名)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区分，以此获得在导航、显示和数据管理方面的好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关于*同一作品内容表达*(第十章)方面编目规则的修订和新的以之前或者相关的作品为基础不同作品编目规则的修订的系统、综合的指南。

第三部分，*责任*，包括主要概念和定义的简短章节(如，区别团体责任者，作者与编辑、导演)，其中两个章节讨论关于个人(第十五章)和团体(第十六章)标目选择，四个章节讨论关于作品责任(第十七章)，出版物附加内容的特殊内容表达(第十八章)，出版和生产(第十九章)，与特殊复制品相关的元素，比如装饰品、装订或出处(第二十章)。

名称形式的处理(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位于检索点选取前(第十七章-第二十章)，后面的章节列出了充足的样例(RICA，与 AACR2 一样，在讨论检索点选取的时候没有关于名称形式选取的内容)。

在个人(包括合著笔名和相当数量非特定个人使用的笔名)规则方面，我们并不认同将单个作者分离为两个或者更多“个性”，因其在理论方面不合逻辑，在实践上也很繁琐(如，以不同作者名字再版的作品，或者以两个名字再版，作者未签字的，遗著，全集等)。

名称形式偏好的选择(以及题名)通常以初版的名字(或者题名)为基础，大量参考翻译的、适当的和普遍的形式，这与巴黎原则的立场相同。我们认为，在如今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此选择对于保证文化现象的准确阐述和全世界的有效检索(以及元数据搜索界面，如 KVK)方面安全系数最高。

规则最后还包括：八个附录(关于简称、大写、音译等)和一个完整的主题索引。

具有相关段落和附录、例子(题名页、光盘标签等的复制品)之间链接的网络版正在筹备当中；试验版，现在囊括大约 9,000 幅图像，于 2008 年 2 月提交给会议，现用于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从 2008 年 3 月起，完整的英文版目录可以通过委员会网站获取，一些章节的英文翻译版正在进行当中。委员会和编辑很乐意提供关于新规则的别的信息和

文献，以此达到与别国对此有兴趣的同事分享想法与经验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Museum,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H.M.S.O., 1850, Q. 9814 (May 17, 1849).

[2] *Regole italiane di catalogazione: REICAT.* Roma: 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catalogo unico delle biblioteche italiane, 2009.

[3] Italian Commission for the Revision of Cataloguing Rules. *New national rules for Italian library catalogues.*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 37 (2008), n. 1, p. 13-17.

[4] *Regole italiane di catalogazione per autori.* Roma: 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catalogo unico delle biblioteche italiane, 1979.

[5] The RICA Standing Commission. *The FRBR model application to Italian cataloguing practices: problems and use.*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and bibliographic control», 31 (2002), n. 2, p. 26-30.

[6] Isa de Pinedo – Alberto Petrucciani. *Un approccio all'applicazione del modello FRBR alle regole di catalogazione italiane : problemi e possibili soluzioni.* «Bollettino AIB», 42 (2002), n. 3, p. 267-280.

[7] Isa de Pinedo – Alberto Petrucciani. “FRBR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Italian author cataloguing rules (RICA)”. In: *Semantic web and libraries: 26th Library Systems Seminar, Rome, 17-19 April 2002: proceedings*, 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 2003, p. 45-56.